

徐仲素著

欽定四庫全書

孫少書

羅叢書

圖書館藏書

羅叢書

螞蟻圖書館

書類	書號	借期	重量
----	----	----	----

G	2822		20
---	------	--	----

元： 附註：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6916B

彌羅叢書之二

徐仲年著

哥德小傳

女子書店發行

上海圖書館藏

# 哥德小傳

哥德的一生可以分四個時期來敘述：自一七四九至一七七四爲第一期，幼年時代與文學生活的開始；自一七七五至一七八八爲第二期，哥德初至伐愛馬爾及遊意大利；自一七八八至一八〇五爲第三期，哥德重至伐愛馬爾，參與普法戰爭，與席勒訂交；自一八〇五至一八三四爲第四期，席勒死後的哥德。

## ●●第一期●●

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午時，若望·伏兒夫剛·哥德

(Johann Wolfgang Goethe) 生於曼河 (Mein) 右岸之佛郎克福

(Francfort-sur-le-Main) 城中。他的曾祖與祖父都是鐵匠。他

的父親，叫做若望·加司巴爾·哥德 (Johann Kaspar Goethe)，

是一位法律博士，當了一個皇家顧問的空位子。他的母親，賈德

靈納·愛麗薩倍脫·戴克司獨 (Catherine Elisabeth Textor)，

是一位徵收通航稅員的女兒。哥德生時，她只有十八歲，她的丈

夫却已四十一歲了：所以哥德與她，在不相識的人看去，好似姊

弟。哥德生後一年，她又添了一個女孩，叫做郭內麗 (Cornélie)

4461

。以後她還生了四個孩子，可是都夭折了。哥德的父親是很嚴厲的，樣樣事體要按照規矩去做，這也許是多讀了法律書，把自己都化成了法律罷！可是他也有一端長處：他嗜好文藝，組織了一小小但精美的藏書樓；他曾遊過意大利。哥德的母親，正當青春，天性快樂好動，她真是哥德全家的陽光，活潑的生命。佛郎克福沒有完善的學校，哥德所受的啓蒙教育乃是母教。她又告訴他的兒子種種傳說及民間詩歌。除了宗教教育外，哥德還學習意大利文，英文，法文——他並不用書本，只從他的雙親和他們的親戚朋友會話時聽來的；從聖經上，他起始學習希伯萊文。同時，

與他的父親共同讀民衆小說及詩集；——他的父親不准他讀散文詩或無韻詩。有一次，哥德偷讀了克羅潑司獨克(Klopstock)的無韻詩救世主歌(Messiade)，大喜；他使他的妹妹也讀了；暗地裏，他扮演魔鬼，他的妹妹裝了別一主人翁。一天，他的父親正在剃頭。他們低低背救世主歌，背得起勁，就忘記了父親在那兒；郭內麗大呼大叫，走上前將扮魔鬼的哥德一把捉住，直撲他的咽喉。剃頭師傅一吃驚，把面盆打翻在老哥德身上；幸而他沒有剃刀在手！自此偷讀無韻詩的祕密全被拆穿；可是哥德已受了很大的暗示。一七五七，哥德初作詩。一七五九——一七六一，法

俄聯軍打進了德國，佛郎克福當然也被敵人占據了；有一法軍官就住在哥德家裏。法軍來時，帶了一羣戲子，就在佛郎克福演劇。哥德見之心喜，自己用法文寫了一劇本，他的第一劇本；這時他正十五歲。一七六四——一七六五間，哥德私與貧苦少年往還，並愛了其中一女子——名：克萊真（Gretchen）。她呢，頗有良心，明知哥德屬於高等社會，勢難與他訂婚，所以對哥德的痴情固然不嚴厲地拒絕，却也不鼓勵他；她只是如長姊地指導他。一天，這班少年爲了寫匿名信吃官司，哥德亦牽涉在內，幸而克萊真證明與哥德無涉。哥德的父親想還是遷地爲佳，就於一七六



五  
年  
九  
月  
底  
送  
哥  
德  
至  
拉  
愛  
潑  
漆  
許  
(Leipzig)城。

哥德於同年同月十九日進了拉愛潑漆許大學的法科。這時，該大學有七百個學生：進神學科的都很貧苦，進法科的便富裕得多了。同時哥德與該地上等家庭往來。他起初很歡喜這種新生活；可是他的興頭與時相反：一到冬季便覺上課無味，奢華生活亦麻煩。說不出的煩悶盤據了他的心頭，他四面招尋出路。爲何不從事文學呢，他想？自文學上連想到去見當時文豪可德顯特(Gottsched)。可德顯特見了，哥德只覺得這位六十五歲的老人家極可笑：不久這老頭兒也歸天了，遺下一位……十九歲的寡婦

4461

！他又去拜訪寓言家蓋雷脫（Gellert，一七一五——一七六九）：  
蓋雷脫那種無病的呻吟和陳腐的道德觀念使他頭痛。無聊中哥  
德却遇到了一位怪傑貝虛利虛（Behrisch）（一七六六）：這位怪  
少年非但成了哥德的知友，而且在文學與愛情方面指導哥德。哥  
德有不少的戀人，最主要的叫做賈脫麗耐脫·匈科潑夫（Catheri-  
nette Schoenkopf）：爲了她，哥德住到她家裏去，原來她家是  
個公寓。這次的愛情是狠熱烈的；『我以從前愛克萊真的心來愛  
安貞』：哥德說；——安貞（Annehen）是賈脫麗耐脫的小名，與  
她親近的人方可用得。哥德越愛安貞，越顯得猜疑心重：兩人常

常口角。終究於一八六八年九月底，哥德在法科卒了業，離開了拉愛潑漆許，重返佛郎克福；臨走時，哥德滿意要去給安貞道別，可是走到她家門首，抬頭看見一隻孤燈似熄未熄地燃着，心中一頓，返身而遁。隔了一年，安貞與一醫士訂了婚；哥德心中固然悲痛，却還寫信去道賀。一七七六，哥德再到舊地，重見安貞：詩人的心弦竟不復顫動了！

回到了佛郎克福，哥德時與鍊丹家，星占家等等往來。他的身體很不強壯，尤其在一七六八年七月血崩之後；有一位方士，居然把他醫好了。於是哥德與他們認識，他自己也涉獵一些奇書

。此時，他的父親的脾氣愈老愈凶，他再也不能忍受；於一七七〇年三月三十日，他離開了家鄉，四月二日，進了史太司埠 (Strasbourg) 大學。哥德，除了上課以外，常在歡喜場所度日。他要學跳舞，一位朋友就介紹他到一法國跳舞教習家裏去。這位教習有兩個女兒：呂笙德 (Lucinde) 與愛彌麗 (Emilie)：都不滿二十歲。哥德愛愛彌麗，愛彌麗却已另有了意中人；呂笙德愛哥德，哥德却不傾向她。兩位姊妹終至鬧翻了，愛彌麗便勸哥德離開她們兩人。這時哥德有了三位男友：維愛郎 (Wieland)、司梯令 (Stilling) 和海爾台爾 (Herder)。海爾台爾給哥德的影響最

大。維愛郎却使哥德再入情網。離開史太司埠六法里地方，有一位教士和他的兩個女兒住在那裏。維愛郎約哥德同去訪他們；浪漫的哥德化裝了窮學生纔肯去。教士的次女，佛蕾苔力克 (Frederique)，很美麗，中了哥德的心意。哥德回到了史太司埠，輾轉反側，一夜不能入睡。明天，他又化裝了一個佃戶的兒子——此人的面目有些像他——前去。起初，佛蕾苔力克等都沒有看穿，只有教士夫人看對了，但她允許不說明。在花園中，哥德重遇佛蕾苔力克；這次他老實告訴了她，兩人初次接吻。哥德自己說：『在佛蕾苔力克跟前，我細嘗無窮盡的幸福！』無窮盡的幸

「福」竟然有了限止，一七七一年八月六日，哥德應法律博士考試：可是他的考試教授覺得他的正副論文還不十分高深。這有什麼要緊呢？哥德改變方鍼，把它們來考碩士學位 *Pro Licentia*，旁人却以博士稱哥德，哥德竟接受了。考得了法律碩士學位，他須得離開史太司埠，他明知他的專制父親決不會允許他與她結婚：這次，要與佛蕾苔力克久別或永別了！至於她呢，她何嘗不知結婚爲不可能：兩人大哭而別。佛蕾苔力克的妙影永銘哥德心中：一七七三年出的哥茲·杜·貝利興更 (*Goetz de Berlichingen*) 劇中的瑪麗，一七八七年出的愛格蒙 (*Egmont*) 劇中的克萊爾，

無非是佛蕾苔力克的寫真。而且哥茲·杜·貝利與更是他的第一部名著。

一七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哥德進了佛郎克福的律師公會，他亦出過庭。不過律師生活不能使哥德滿意，他繼續趨向詩歌方面。他常常出外散步，從事運動——他極歡喜跑冰——，他與佛郎克福附近大爾姆司太脫(Darmstadt)地方文藝家往來，他在佛郎克福地方的文學廣告雜誌上發表許多評論。然而他的父親打定主意要使他成爲法學家，一七七二年五月中旬，哥德被他父親送到偉茲拉爾(Wetzlar)城皇家法庭裏去當管印信員。誰知這次調

動竟使哥德作成千古傑作的維特(Werther)！在偉茲拉爾附近，哥德認識了沙洛脫·白美(Charlotte Buff)——她又名洛脫(Lothe)。她的未婚夫叫開司耐(Kestner)，又是哥德的知友。哥德極愛洛脫，却不願辜負開司耐：實則三人都明白各人的心事，他們很高潔地，友誼地常在一處過活。哥德把愛情處之肉體以上，固屬難能；開司耐推誠待友，態度光明偉大，尤為可貴。然而好事不長，哥德的父親屢屢寫信催哥德回去。哥德呢，也覺他對洛脫的愛情一天高似一天，勢必致不能克制自己，欺負了開司耐：他乘嚴親的呼喚，偷偷地走了。他可並沒有與開司耐及洛脫絕



交，他們三人常常通信，而且傳愛情信的人即是開司耐！在維特裏，哥德描寫他們的三角戀愛，下面詳細研究。四十四年之後，哥德與洛脫重會於伐愛馬爾：那時的哥德已享盛名；而洛脫亦已六十多歲，生過了十二個孩子。

詩人的心，如海潮一般，永不平靜：哥德離開了洛脫，却接近了馬克(Max)。馬克實名馬克西米利央納·杜·拉和虛(Maximiliane de Loroche)，哥德曾爲她母親所邀，在她的家裏住過若干時。一七七三年十月，麗麗與一富商結了婚。一對夫婦恰住在佛郎克福，哥德常到他們家裏去。可是這位商人，「嫉妒得如

意大利人」，終至驅逐哥德出門。舊恨新愁纏擾哥德的心頭，而且哥德的妹妹郭內麗也出了閣：哥德孤零零地異常不樂。從一七七四年八月十三日起，他以著作自遣，不到四週，寫成了少年維特的煩惱。

## ●●第一期●●

少年維特的煩惱突使哥德晉為德國最有名的作家；慕名來訪哥德的人無日不有。而這本小說，並非是一生思想及精力的結晶品，乃是一個性的強烈的轉變中遺下的痕跡。這個轉變，在

哥德生命第二期中分外顯明。一七七四夏天，有兩位怪物來訪哥德：一位神學家叫做拉伐戴(Lavater，一七四一——一八〇一)——他發明了相面術，——一位教育家叫做卜司陶烏(Bosedow)；他們兩人一個要引人信仰上帝，一個勸人學盧梭崇拜大自然；哥德接受了這兩端恰相反的影響。同年七月，哥德拜訪名哲學家弗雷台力克·若各比(Frederi Jacobi，一七四三——一八一九)：自若各比處哥德認識了司賓挪薩(Spinoza，一六三二——一六七七)的哲學。如何他不崇拜絕對論？如何他不信創造與復活：大自然豈非是一個偉大的榜樣？如何他不自信？於是他的天才

進了成熟期。有時他思索得太多了，晚上不能入睡；有時潛在意識於他的夢中演出無數幕劇來，他醒了，執筆疾書。維特一出版，哥德於八天內寫成克雷維古（Clavico），同時又做無數短劇。

哥德的天才煙火般爆發，似乎他再無暇顧及婦人。誰知月老又安擺下紅線。一七七五年一月，於一聚會裏，哥德碰到了麗麗·匈納曼（Lili Schoenemann）：詩人的心又爲這位十六齡女郎所顛倒。她的父親是個銀行家。他們的友誼有顯著的進步，不久變爲戀情。可是，他們兩家的宗教信仰不同；哥德的父親也不願娶一個處慣奢華生活的媳婦。事雖如此，終究有人說親，而於四月

初旬，兩人訂了婚。不過，哥德的脾氣不願受絲毫管束，訂婚便無異套上了一個紅色頸圈：這個頸圈，雖係錦綢，究竟破壞自由！同年五月十五日，哥德私下追隨兩位詩人作了六星期的旅行。途中，哥德會見了他的妹妹郭內麗；郭內麗贊成他這樣尊重他的自由。哥德歸來，心頭已不如旅行前那麼堅定；可巧麗麗也聽信了家庭的勸導——他們都說哥德決不會聚一而終的，——愛了別人：好姻緣就自動地打破。十月中，哥德應薩克司·伐愛馬爾(Saxe-Weimar)地方新公爵之召，雖開了佛郎克福，向新生命大踏步走去。

薩克司·伐愛馬爾的邦主沙爾——屋巨斯德 (Charles-Aug-

uste) 年紀雖輕 (十八歲)，志氣却很大；他的母親——雄主弗

雷台烈克第二 (Frederic II) 的姪女——也很能幹：十九歲上喪了

丈夫，便垂簾聽政，直至三十六歲，兒子大了，讓位與兒子。沙

爾——屋巨斯德和他的母親立意要把伐愛馬爾做成文藝中心地。

他們早已把哥德的朋友詩人維愛郎請來了，這次又去邀請哥德。

哥德於一七七五年十一月七日到了伐愛馬爾。伐愛馬爾是一小小

京城，居民不過六千；宮中的生活，又尊嚴，又簡單。然而哥德

一到，環境突然改變：比以前活潑有味得多。這亦似朝日一出，

晶光四射，無物不滿含生命一般。哥德與沙爾——屋巨斯德異常談得來：在會話中，沙爾向哥德不用客客氣氣的「您」，却用親親熱熱的「你」。不久，信任哥德的心更大了，沙爾從了哥德的勸，命海爾台爾爲「朝廷說教者」。不久，哥德也參與了內政。一七七六年六月，哥德被任爲私人顧問，同年又爲王家劇院院長；一七七七，修理宮殿處處長；一七七九，軍事部部長與交通工程處處長；一七八二，財政部部長。在數年內，哥德占了重要位置，自然引起許多嫉妒；無奈邦主十分信任他，旁人的壞話，一概不聽。哥德當然很忙了，可是他那裏能夠過無愛情的日子呢？

而且這一次的愛情與以前的愛情不同：以前呢，哥德雖受美色的指揮，却自己作得下主；這次呢，整個兒心身被人征服了！

伐愛馬爾公爵的廐總管，男爵弗雷台力克·杜·司太因

(Frederic de Stein)有位多病善愁的夫人，叫做沙洛脫 (Charlotte) —— 又是一位洛脫呀！她比哥德大七歲。據席勒說：她並不十分美麗，然而她又莊嚴，又溫柔，一種天真引誘着人家。哥德也稱她為：「能使人心平氣和的女人，(Die Besenftigerin)」。哥德的性情彷彿一座火山，她却似一個鏡湖。哥德在她旁邊得了無數母性的，友誼的，愛情的安慰：如何不被她征服呢？他們



有否發生肉體上的關係？至今衆說不同，難於斷定。即就精神上說，哥德受她的影響已不小了；他們同讀皮豐的大自然的時代（Buffon: les Epoques de la nature）、盧梭的懺悔錄（J.-J. Rousseau: les Confessions）、伏兒戴爾的筆記（Voltaire: Memoires）、司賓挪薩的倫理學（Spinoza: Ethique）、她使他的見解分外高深，使他的心志分外晶潔；如果哥德後來能夠自制，不讓情感戰勝理智，這還是她的功勞。至於他呢，在詩中常常稱贊她，所謂：「親愛的麗大（Lida）」，所謂「我最親愛的人」，所謂：「天使」……無非是她；在他的劇本裏，如愛格蒙，如

意妃日妮 (Iphigenie)，如杜爾加杜·大肅 (Torquato Tasso)  
，如維連姆·梅斯特 (Wilhelm Meister)，皆有她的蹤跡。哥  
德離開她後，還和她通信：一七七六——一八二六間，哥德寫了  
一千七百三十二封信給她！

哥德現在當了代愛馬爾小邦的內閣總理；可是這個職位是不  
容易擔任的：國家大事罷，固不必說；城內各項小事如道路工程  
，救火會……都要他管理。有一次，城中失火，哥德親自指揮救  
火；結果弄得他眉毛也烤焦了，皮鞋也燒穿了！而且這位沙爾  
——屋巨斯德也很難對付：國家小，進款少，他偏愛撐虛場面；

哥德盡力和他節省；沙爾又小孩脾氣，要組織一小小軍隊，一總六百人，哥德與他大爭，減至三百人。凡此種種，夠使哥德麻煩了，偏又加上一個不遂的愛情！他只想三十六着中的上着。一七八六年九月三日早上三點鐘，哥德偷偷跑了，連用的名字都是假造的。他何處去？非但沙爾——屋巨斯德不知道，連洛脫都尚在夢裏！

他去遊意大利。

他先到意大利北部的馬爾賽新納 (Malsesine)；自馬爾賽新納向南到了魏宏納 (Verone)；自魏宏納向東北至維桑司 (Vic-

ance)；自維桑司朝東南至百渡 (Padoue)；自百渡向東達威宜斯 (Venise)；自威宜斯西南行，經佛羅昂斯 (Florence)——在此城他不過停留數小時，——再南行直至羅馬 (Rome)；自羅馬向東南至沿海之那潑兒 (Naples)；由那潑兒渡梯愛宜央納海 (Mer Tyrrhenienne) 而至西西兒島 (Sicile)，到巴萊爾姆 (Palerme)——即在島上，時正一七八八春。同年四月十八日，哥德由西西兒勤身，返那潑兒。同年四月二十二日離羅馬。六月二十二日晚上十點鐘，他重至代愛馬爾。

意大利，世界的藝宮，錦繡的山河！誰不夢想威宜斯？誰不

夢想羅馬？誰不夢想佛羅昂斯與西西兒？還有那那潑兒，愛情爆發的那潑兒；當代法國小說家巴頤先生（Auguste Bailly）豈不以 Naples au baiser de feu 爲書名的麼？一七八七，八，一一，哥德自己說：『我簡直是另一個人了！』意大利給他的影響重要得如此。然而他受的乃是古典派和文藝復興時代建築物及畫品的影響。所以，那時的哥德乃是古典派的哥德，而非以前在史太司埠捲入 Sturm und Drang（狂飈運動）中的哥德了。

那潑兒一支民歌說：

月上馬萊羅？

魚兒都含情！

哥德的思想固然受了古典派的洗禮，日趨溫和平靜，可是他  
的心被這蔚藍的天，晶瑩的日，少女的雙目，妖婦的紅唇激發到  
了不得：魚兒尙且含情，何況他呢？一七八七，十月，哥德住在  
加司戴兒——恭獨兒福(Castel Gandolfo)地方。他的房東的妹  
妹叫做馬大萊那·麗奇(Maddalena Riggi)。一見哥德便生情  
——哥德當然也生情哩！——於他們第二次會面時，她已向 he 訴  
說身世了。可是，有一天，哥德聽得同居者低低私語：「未婚夫  
」，……「未婚妻……」。哥德心上一動，追問根底：原來金粟

色的馬大萊那已訂過婚，而且不久便要出閣！哥德固然大大地失望，然而他不願破壞人家姻緣，便悄悄地避開了。在羅馬時，他與一位棕色的美人福烏司丁那(Faustina)相愛了；他們的關係延長至六個月之久，後日在抒情詩裏，哥德還追想她。

●●第二期●●

哥德，當他重至代愛馬爾時，已非昔日的哥德：未遊意大利之前，他是一位浪漫詩人；遊了意大利之後，他變成了一位古典派的藝術家。固然，小小的京城歡迎它的「偉人」的歸來；然而

，一句法國成語說得好：『（於旁人心目中，）不在的人總有錯的』：哥德遊意大利時，此間仕女便講他的壞話，尤其對於他的羅馬生活加以嚴厲的批評。有人竟說：『國家白白花費了一千八百個太萊爾（Thalers，德銀幣名，視馬克爲貴）』——哥德的薪金，——而代理哥德的人呢，只享受一半的俸銀，却『工作得如牛馬一般，還要代理他！』沙洛脫·杜·司太因夫人對他亦不如從前那樣親熱：她所望於他的，乃係浪漫式的愛；他却向她大講古典派的藝術：有一日，他正與她談天，她似聽不聽地等了一會，竟走至別室裏去弄她的小狗！至於沙爾——屋巨斯德呢，



他以同從前一樣的態度對待哥德；不過把哥德的諸般職位卸去了，只留了教育部與藝術部部長的位置，以及貴族爵位，應享的權利與原來的俸給。就是德國聯邦，似乎也忘掉了他；一七八六他預備出他的全集，在全國中，預約此全集的只有六百人！虛空漸漸地罩住哥德。

呀！這個一七八八年的夏天！雨，不住地落，落得田野一片汪洋，收穫無望！天時又冷！哥德自閉在家，過他的……戀人生活！他坐在壁爐火邊，克俐司梯阿納·玉兒碧禹使（Christiane Vulpius）便倚着他坐在地上。她該時只有二十三歲。她是一個孤

兒，不十分美麗，而且頗有些粗氣——她何尚有福享受教育，尤其高等教育？；——只是天性活潑，又溫柔，又善於理家。她原靠製造假花爲生。這種簡單天真的性情很對厭棄貴族生活的哥德的口味。他們同居一起。漸漸人家也知道了，風聲傳入沙洛脫耳中。在哥德呢，他想仍與沙洛脫接近，却也不拋棄克利司梯阿納；沙洛脫，高貴華美，在貴族社會裏，也願同她在一起；克利司梯阿納，樸實溫柔，恰是他的家庭良伴。然而沙洛脫不如此想：她希期整個哥德屬於她；況且，她那裏肯與一個平民女子分愛呢？終至哥德與她吵翻了，結果克利司梯阿納占了勝利。一七八九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了一子，叫做屋巨斯德（Auguste）：孩兒入教洗禮由海爾台爾舉行，公爵屋巨斯德當了代父；——孩兒即以公爵之名爲名。他們尙未正式結婚。一七九七，哥德纔把她介紹給他的母親。一八〇六年，拿破崙在意愛那打了勝仗，法軍進佔代愛馬爾。一次，有兩個醉兵硬要與哥德同飲；飲酒不足，還要上樓衝入內室：哥德自然阻止他們。兩醉兵大怒，要打哥德。克俐司梯阿納，彷彿一頭失去小孩的母獅，奮勇呼救，以自身庇護哥德。結果兩兵被捕入獄，而她因此大得哥德母親的歡心：同年十月十九日，她與哥德正式結婚。他們的戀愛，同居，婚姻，

隨在被人指摘。自始至終，哥德保護克利司梯阿納，不爲誹謗所動。克利司梯阿納死時五十二歲（一八一六年六月六日）；哥德哭之曰：

『白地呀，太陽，你想以你的晶光射穿烏雲；

終我餘年我祇能哭她的死亡！』

當哥德在家過安靜日子時，歐洲的風雲四起。

一七八九，法國第一次革命；同年八月四日，國民大會宣佈人權宣言；一七九一，憲法成立，人民平等。可是全歐洲反對這次革命，普國爲首欲以武力掃除新思潮。代愛馬爾公爵屋巨斯德

原爲普軍高級軍官，受了普王弗雷台力克——其勇姆第二 (Friedrich-Guillaume II) 和聯軍總指揮普軍將軍白崙司維克 (Brunswick) 公爵的命令，整隊出發。屋吉斯德邀請哥德同行：面子上說邀請，其實是一命令：哥德雖則心上不願，不得不服從。一七九二年八月初旬，哥德動身赴役。白崙司維克統領了八萬兵：普人，奧人；他輕易地占據了法國東北滿脫與莫賽兒省 (Meurthe-et-Moselle) 的郎威 (Longwy) 地方。哥德呢，自他的故鄉佛郎克福，向西南至馬勇司，(Mayence) 至脫萊美，(Trevés) 至呂克藏埠 (Luxembourg)：一路並不吃苦，而且遇到了不少美麗的法國

的女貴族；她們雖在逃難中，依舊過奢華的生活。八月二十七日，哥德進了法境，到了鄒威，與普軍合在一起。自此生活更變了，老天也下很大的雨。代愛馬爾的軍隊奉命開拔，冒雨前進。此時，遙聞梯宏維兒（Thionville）地方礮聲不絕：法國革命軍正與奧軍及法國王黨軍隊死戰。在王黨軍隊中，有位騎士叫做沙都白利昂（Chataubriand，一七六八——一八四八）：此人將來當了法國浪漫文學的開山祖。普軍漸漸向西南進展。到了滿司省（Meuse）的魏爾騰（Verdun），普軍給法軍阻住了：法將軍浦爾貝爾（Beaurepaire）不知無抵抗主義，拼命死守；終究寡不敵

衆，人民勸降，浦爾貝爾不肯目睹失城，自殺以明志！普法兩軍死鬥時，哥德却心靜氣和地研究他的光學。此時，法將軍居莫利哀 (Dumoriez) 駐軍於阿爾苔納省 (Ardennes) 的賽塘 (Sedan) 左近。白崙司維克正看不起居莫利哀！他率領勝軍向西北前進。同時奧軍奪得一條要路。在九月十五至十六夜間，居莫利哀逼得退走。敵軍進了愛司納省 (Aisne) 與山[巴]業省 (ChamPagne)。誰知大膽的居莫利哀突然放棄保障巴黎的計劃，與另一法將凱雷爾曼 (Kellermann) 合作，包抄敵軍：於九月二十日，在馬爾納省 (Marne) 東北，聖脫·末納胡 (Ste-Menehould) 縣裏一個村落

凡兒米 (Valmy) 地方，他們把普軍打得一敗塗地。這一場凶戰在歷史上是有名的。心平氣和的哥德，也被「礮狂熱」所激動，衝到前線上去。普軍勉強支持了幾天，到九月二十九日就下令退却。這時，普軍中個個垂頭喪氣；天公也分外作難，雨落不止。奇偉的哥德，此時弄得如卑田院中人；沙都白利昂更爲困苦：他既受了傷，又出了痘！同年十二月十六日，哥德回至代愛馬爾，重與克俐司梯阿納及小屋巨斯德見面。

在這期的哥德生命中，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須得記起：哥德與席勒的友誼。哥德與席勒的性情，嗜好，藝術等恰是一個相



反，試立表以示之：

• 哥德

1 佛郎克福的中上家庭子弟

2 代愛馬爾的侍臣

3 文學家兼科學家，物理學家，植物學家，地質學家

4 觀察者，生性謹慎，有時喜嘲弄人似伏兒戴爾

5 保守主義者，却不以成見自縛

6 不喜抽象與玄學

7 實行主義者

8 向大自然走

9 客觀主義者

10 以奮鬥精神去創作

11 劇本中多含保守及藝術成分

• 席勒

1 阿兒薩司 (Alsace) 的農家子弟

2 偉茲拉爾 的律師

3 文學兼醫學家

4 方言家，好誇張，以宣傳道德爲己任

5 改革主義者，却極重視道德

6 側重康德(Kant)哲學

7 理想主義者

8 離大自然

9 主觀主義者

10 任思想自來，然後創作

11 劇本中多談社會問題，文筆似太囂張

說也不相信，這兩位天南地北的人如何能成好友呢？其實他們的友誼亦非一朝一夕便很深摯的。哥德自意大利歸來，席勒已

有相當的文名；而且這位新進作家大有超越老前輩之勢。哥德心上自然不舒服：一、吾們不必代他隱瞞，哥德多少有些妬意；二、由哥德觀察，席勒的作風和思想恰與自己的相反，德國文藝界以前如何崇拜自己的藝術與主張，現在他們的嗜好深深地變更。這種妬嫉心是人類普有的弱點，哥德亦不能避免；然而他並沒有否認席勒的天才，而且克制自己的妬意，聘席勒爲意愛那大學歷史教授。事雖如此，哥德幾不與席勒往來。直到一七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哥德參與意愛那大學一個自然科學討論會，與席勒談得合意，會後還親自送席勒到家裏：兩位明星自此合在一處！這

個日子，於他們自己。於德國文學，都十分重要。哥德答應在席勒等辦的時辰雜誌裏做文章。可是這時辰雜誌，思想新鮮，大受其他雜誌的妬嫉與攻擊。哥德毅然加入戰線。這場筆墨官司，可以叫做「瑞宜之戰」。「瑞宜」是什麼東西呢（*Ies Xenies*）？古代風俗，如果你招待某人，你須預備下一件禮物，送給被招待者，表示歡迎之意：這禮物叫做「瑞宜」。拉丁詩人馬爾西阿兒（*Martial*，四二——一〇四）作了若干詩，稱贊多少名籍；這些詩取名瑞宜：意思說：貧士不妨以此詩贈人，聊當畫餅充饑。哥德採取此意，寫下多少評論，把每一個德國文學家，祇須他有相當

的聲譽，都批評了；被批評者的姓名用一易猜的代名指出：哥德名此項批評爲瑞宜。哥德先寄若干瑞宜給席勒；席勒一見心喜，兩人就大做而特做起來：至一七九七，他們共做了六百多個瑞宜，署名用G. (哥德)與S. (席勒)。被批評的人紛紛回答，有的寫了若干短篇文字，有的竟出成部的書來還罵。有一次，一位大學教授叫做非兒大 (Fulda)，用化名出了一本書，書名爲：

還敬，幾個被邀請而懷感的人致意愛那及代愛馬爾地方的蠢廚子。……

這兩個廚子自然是席勒與哥德了。書面上畫着：一個小丑擁

着一面旗，旗上寫：「席勒公司；」又有一個額生角的淫神，他的面孔正像哥德；席勒呢，像個醉鬼，一手拉住淫神的尾巴，一手高舉一酒瓶！攻擊人家的個人行爲（尤其指摘哥德好色），固非正當態度；然而由此看出那回筆戰的劇烈。從此後，哥德與席勒成了影形不離的知友。從此他們兩人互相督促，互相勉勵，從事著述：誰受誰的影響來得多，竟難肯定地說。卽就這一七九七年講，他們兩人寫下了多少長短句交錯的詩！不幸席勒的身體日漸衰弱，一八〇四年冬大病，一八〇五年一月幾乎不起。二月底稍稍痊可；四月初已能略事著述。誰知這回的起色，竟爲落日餘

光，四月底又病，五月九日就去世。哥德呢，自從一八〇一生了  
一場大病，身體老不康健；一八〇五年五月一日，舊病復發，臥  
倒在牀。人家不敢以席勒的死消息告訴他，他却猜度着了：他的  
悲痛達到了極點，幾乎昏過去。他記着道：『我失去了我的一半  
』；同年六月一日，他又寫：『我似乎應當另尋新生路，然而以  
我的年紀，各條路都向我閉住了。……』

終究哥德求得了一條新路。

#### ●●第四期●●



自從在凡兒米地方吃了敗仗，德人無時不思報仇；一八〇六年十月初普國向拿破崙宣戰。公爵沙爾——屋巨斯德依舊接受動員令，可是這次他沒有邀哥德同征。哥德呢，一面主持伐愛馬爾劇院，一面預演他的劇本。這次，普兵又打敗仗。十月十四日清晨，法兵進逼意愛那；十一時，屋巨斯德的母親——這位垂簾聽政的賢能婦人——乘車向愛爾福兒脫(Erfurt)避走：此時的伐愛馬爾，宮中只留着屋巨斯德公爵的夫人魯綺思(Louisse)；宮外只有哥德：其餘的貴族都避開了。不久法軍進了伐愛馬爾。一位法國軍官來尋哥德，這位軍官便是麗麗·甸納曼的兒子；——我

們不要忘了哥德幾乎與麗麗結婚！法軍諸元帥都住在哥德家裏，哥德很優待他們，他們亦不以戰勝者自居而看輕哥德。不幸此時有兩個醉兵鬧事，我在上面已經提過。法軍進境的第二天，拿破崙到了伐愛馬爾，居住在屋巨斯德宮中。拿破崙向公爵夫人魯綺想說：

「如何尊夫失掉理智似地敢與我戰鬥呢？」

「如果他不如如此幹，陛下必看輕他，」魯綺思很鎮靜地回答。

「爲何呢？」

「他追隨普王已三十年，今陛下雄師逼境，倘使他中途拋棄

「普王，是謂無勇：如何不被陛下看輕呢？」

拿破崙聽了心上很滿足，立即下令軍士不許擾亂百姓。魯綺思的態度是如何的光明正大，可是他的丈夫不愛她，同許多女人有往來：於她一言救城時，哥德私下寫信給屋巨斯德：屋巨斯德的外室，戲子賈胡令納·若如曼(Caroline Jagemann)，新舉一子，即是屋巨斯德的兒子！我們放膽批評一句：魯綺思的行爲比哥德的行爲高尚得多；我們不當把各偉人視作天神，他們自有他們的短處：我們固然不可以他們的短處來蓋蔽他們的長處，却也不必爲他們遮瞞！數日後，拿破崙進了柏林；屋巨斯德被逼向普

王辭了職，歸了拿破崙方面，重返伐愛馬爾。一八〇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俄皇與拿破崙會於愛爾福兒脫：於歷史上是很重要的。同年十月二日上午十時，拿破崙召見哥德，相談甚洽：拿破崙稱哥德曰：

『足下不愧爲大丈夫！』

自此哥德懷恩感德，終身佩服拿破崙！他這種行爲，無異乎一九三二年春日軍佔據了開北，吳淞等處，我們反去趨奉白川將軍！

我們還記得哥德的愛人馬克西米利央納·杜·拉和盧，一位

意大利商人的妻子：她死時年紀還輕；遺下一個女兒，叫做貝丁那 (Bettina)，於一八〇七，貝丁那方交十九歲。她與哥德的母親——這位老太太卒於一八〇八——是很相熟的，她私下愛上了哥德。老太太勸她到伐愛馬爾去。她到了伐愛馬爾，震於哥德的名望，不敢直接去看他，硬請維愛郎寫了一介紹條子。這張條子是如此寫的：

貝丁那·白漢大挪 (Bettina Brentano) 素妃 (Sophie) 的姊妹，馬克西米利央的女兒，素妃·拉和虛的孫女，要來看你；可是她說：她畏懼你，而一張符咒式的介紹條子可以使她

安心。雖則我明知她和我開玩笑，我只得照辦。如果說等類的怪事還沒有降臨到你身上，那我纔真要驚奇哩！

維愛郎

二三，四，一八〇七。

當了哥德的面，貝丁那果然慌得一句話都講不出。哥德便摟她入懷，說；

『可憐的小孩，你真怕我！』

不到五分鐘，這位「可憐的小孩」便掃除了無謂的戒心，跳到哥德身邊，雙手圈住他的頸項，坐到他的膝上，竟……入睡了

；——自然，我所指的「睡」，乃是陶醉的睡，而非真的睡覺！  
貝丁那留在哥德家裏十天。他們相愛，却沒有肉體關係。她於一八一—出了閣。

一八一—，在載潑力虛 (Tepitz) 地方，哥德會見了天才音樂家貝多芬 (Beethoven)。他們兩人的脾氣不十分相同：哥德呢，他早已離開了 Sturm und Drang 的範圍，入了古典主義派，而且思想上已成了保守主義者；貝多芬呢，他雖已到了四十二歲，却正在 Sturm und Drang 中奮鬥與受苦！有一天，兩位天才正在散步，遭到了奧國王室。貝多芬把帽子向下一掀，扣住了大衣

，反背了手，旁若無人地向王室大踏步走去。王子們見了，讓他一條路；親王羅獨兒夫（Rodolphe）先向他脫帽爲禮；皇后也微笑着。貝多芬走遠了一些，回首觀哥德：哥德却避道路旁，俯着身子，鞠躬如也……！

哥德的聲名，有一時略略晦暗了一些，到了晚年，却似落日反照，名聞全歐。然而：

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

第一，他的兒子屋巨斯德，雖亦當了顧問之職，却好飲酒



這是由他母親傳下來的嗜好，愛玩女人——這樣纔是哥德的

肖子呀！第二，他的媳婦，叫做烏弟兒（*Ottilie*），雖則美麗文雅

，却很會用錢，又不善理家：小夫妻們常常吵嘴。屋巨斯德於一

八三〇年十月二十七日卒於羅馬，他有一女（早死）兩子：窪兒

戴爾（*Walter*）和伏兒夫（*Wolf*）：哥德最愛窪兒戴爾。第三，

哥德與公館屋巨斯德鬧了意見：一八一七年四月中，一個流落的

戲子要求哥德允許他在伐愛馬爾演一本下等喜劇：烏白利·杜·

蒙提提愛的狗（*Le chien d'Aubry de Montdidier*）。這豈不沾

汙了伐愛馬爾劇院？如何對得過不朽的戲劇作家席勒在天之靈？

誰知這戲子走了賈胡令納。若如曼的門路；賈胡令納把屋巨斯德抬了出來，硬要哥德答應。哥德氣得非同小可，捲捲鋪蓋，就離伐愛馬爾。第四，哥德於一八二一，在馬利央巴特(Marienbad)地方，認識了杜·戀芙蘇(De Levatow)夫人的二位女兒；哥德私愛了二位少女中的一個：玉爾莉克(Ulrique)。一八二三，哥德與公爵屋巨斯德——他們早已言歸於好——等避暑於加爾司巴特(Carisbad)，又碰到了杜·戀芙蘇一家。於哥德七十四歲生日，人家設席慶賀他，他還很高興與玉爾莉克跳舞！同年八月，屋巨斯德探知了哥德的心事，就爲哥德向杜·戀芙蘇夫人求婚。杜

• 鸞芙蘇夫人便詢玉爾莉克；玉爾莉克因自己的年齡與哥德的年齡相差如祖孫一樣，所以婉辭拒絕了。哥德雖則傷心，却不能即刻離開玉爾莉克：直至九月底方分手。這段未遂的愛情默啓了他的馬利央巴特悲歌 (Elegie de Marienbad) ..

「在她的視矚前——彷彿射熱的太陽，

受了她的氣息——好似春天帶來的溫和，

在冬季的地窖中，融化了

久已堅硬不動的自私心的冰。」

「自私心的冰」固然「融化了」，可是哥德一回到家裏，便

被他的兒子媳婦埋怨了一頓：到了這樣年紀還想續弦！這兩位蠢子那裏明白天才對於愛情與火焰對於蠟燭一樣：如果蠟炬不成灰，火焰那肯熄呢？

在外呢，哥德名震全歐；在內呢，他却不十分安樂。於此種環境內，他與他的五個書記努力創作及整理他的全集。他的全集共有四十鉅冊。我不能也不必一一按序陳述；我的朋友宗白華先生收集了國內諸彥十七人的哥德研究，編爲哥德之認識（南京，中央大學對面，鍾山書店發行），讀者儘可購來一閱。

自一八三一年起，哥德的身體很衰弱；他還血崩過。一八三

二年三月十六日，他病倒了；數日後，稍稍痊可；然而一到二十日，又上了牀；二十一日晚上至二十二日，他在一張太師椅裏過了夜；二十二晨，他使人把百葉窗齊開了，他說：

『我需要更多的光明！』

二十二日傍午，他便在太師椅裏去世；他並沒有受劇烈的痛苦；好如一隻油燈，點得久了，緩緩自熄；伏在他腳旁的烏弟兒還以為他入睡而不知他已去世哩！哥德幼年曾在某舍壁上題下這幾句詩：

Ueber allen Gipfeln

Ist Ruh

Warte nur, balde

Ruhest du auch

一片靜穆

蓋住了諸峯……

等着罷，不久

你也要長眠的……

哥德的肉體固已長眠，他的精神却如北斗星一般永遠照耀着。

一九三二，爲哥德百年祭寫。

彌羅叢書

哥德小傳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二十二年八月初版

印數一至一〇〇〇

著作者 徐仲年

主編者 彌羅社

發行者 女子書店

印刷者 上海  
均益  
利國  
聯合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女子書店

上海霞飛路五二三號

實價大洋一角

外埠酌加運費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69168

